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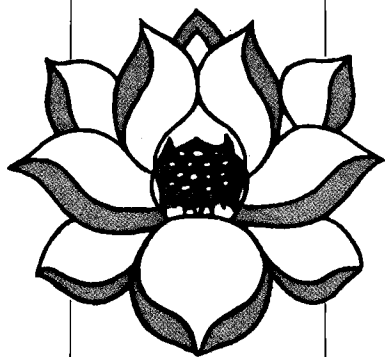
李碧華小說集

潘金蓮之前世今生



李碧華小說集

潘金蓮之前世今生





皇冠

CR

〈註冊〉

皇冠叢書第1639種

正
題

女

潘金蓮之前世今生

李碧華●著

發行人：平鑫濤

出版發行：皇冠出版社

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

電話：7168888

郵撥帳號 0010426-9 號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

責任編輯：鄭淑芳

美術編輯：吳慧雯・鄧瑞玉

印刷者：今日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中和市中山路2段340巷26號

電話：2489186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本書定價：新台幣 130 元

初
第
國



血，滴答、滴答而下。在黃泉上，凝成一條血路。

此處是永恆的黑夜，有山，有樹，有人，深深淺淺，影影綽綽的黑色，像幾千年前一幅丹青，丹青的一角，明明地有一列朱文的壓邊章，企圖把女人不堪的故事，私下了結，任由輾轉流傳。

很多很多大小不同的腳，忽促趕着路。一直向前，一直向前。

趕着投胎去的腳羣中，有一雙小腳。

細看這雙弓鞋，大紅四季花，嵌八寶緞子，白綾平底繡花，綠提根兒，藍口金兒。正是曲似天邊新月，紅如退瓣蓮花。恰可便是三寸。

小脚一步一步一趑趄，好似不想成行。

這條血路，便在小脚之旁，蜿蜒劃出她的心事。

只見血自一顆頭顱滴濺。

鬢髻警環都已滾落，空餘亂髮紛披。亂髮中，猶藏一朵細細紅花，喜氣驟成噩夢，紅花不得不覓地容身。

這頭遭齊頸割斷，朝後怒視，滿目冤屈不忿，銀牙半咬，嚇得紙錢灰也不敢飄近。

女人一手提住自己的頭，一手捂住自己胸口。

分明是新娘子裝扮，一身紅衣艷服。心下曾經暗思，他既不責我毒害了親夫，也不嫌我淪爲官人五妾，可見還是有心。

然而捂住的胸口，有個血窟窿，早已中空，心肝五臟被生扯出來，四下無覓。一念及此，女人渾身都是疼痛。

身前身後，儘是雜沓的影兒，女人不知何去何從。

小脚伶仃。

前面有座涼亭。人羣湧至，均在喝茶解渴。便見「孟婆亭」三字。

陰魂經各殿審判，至此已是飢渴交織，漸近陽間，苦熱侵逼，紛紛自投羅網。

面貌陰森，木無表情的老婦孟婆，主掌此亭。各人自她手中接過「軀忘」茶湯三杯，一口喝盡，慌忙投胎去也。

無主孤魂漂漾而至。孟婆把她喚住了。

「潘金蓮！」

女人被她一招，不由自主，便上前去。

孟婆拎起她在陽間被快刀斬下的頭顱，血未枯，人帶恨。才一按一接，便已合上，安於原位。

女人淚盈於睫，依舊回頭望向過去，仇怨難解。

孟婆勸道：

「過來喝過三杯茶湯，前生恩怨愛恨，也就全盤忘卻了。」

她強遞一杯，女人只得接過。方喝一口，皺眉：

「咦？這茶，又酸又鹹——」

「人情世事，不外又酸又鹹。」孟婆道：「快快喝過，不辨南北西東，迷糊亂闖，不知不覺好墮入輪迴。當你醒來，自是恍然隔世了。」

女人陡地放下杯子：

「不！我要報仇！」

孟婆望定女人，兀自念偈語：

「勸爾莫結冤，冤深難解結。

一日結成冤，千日解不徹。

我見結冤人，盡被冤磨折。

人生一場夢，夢醒莫尋覓。

改頭兼換面，冤孽不可說。」

女人不答。

孟婆苦口婆心：

「淫婦何以携仇帶恨？也不過是男人吧。」

女人一聽「男人」二字，一怔，剛好抬首瞥見一面大鏡。「孽鏡」乃天地陰陽二氣所結而成，萬法由心所生。心中的男人……

曾經有過四個男人。

啊前塵如夢如幻。茫茫荒野一下子黑盡了，如一張白紙浸透於濃墨中，只剩一條縫

隙，透出半絲神秘。

悲愴的往昔——

「孽鏡」中，見到她第一個男人。

自幼生得有些顏色，纏得一雙好小腳兒，描眉畫眼，傅粉施朱，做張做勢，喬模喬樣。既會描鸞刺繡，又曉品竹彈絲，一手好琵琶。自父親死後，她又自王招宣府裏，以三十兩銀子轉賣予張大戶。

十八歲，已出落的臉襯桃花，眉彎新月。那一年，張大戶趁主家婆往鄰家赴席不在，把她喚至房中，強橫地收用。白璧蒙了污。勢孤力弱，有冤無路可訴，又被主家婆不要一文錢，白白的嫁予紫石街賣炊餅的武大。

武大是如何的長相？只在洞房之夜，蓋頭被秤竿挑起，雙目左右一瞥，遍尋不獲。方低首，赫見眼下有個三寸釘、穀樹皮，形容猥衰的老實人物。初見甚是憎厭，夜裏還要共睡一床，難道普天世界斷生了男子，不得不嫁予此等酒臭貨色？每日牽着不走，打着倒腿。着緊處，錐扎也不動，根本不是男兒漢。他是啥？怎有福分抱着一個羊脂玉體

好睡去？

幸見另一張臉，冉冉把這蠢貨遮蓋。咦？鏡中是那西門大官人，二十五六年紀，生得十分博浪。張生般龐兒，潘安似貌兒。於清河縣門前開着個生藥舖。好拳棒，會賭博，雙陸象棋，拆牌道字，無不通曉。西門慶發跡後，有財有勢，又可意風流。

他脫下她一隻繡花弓鞋兒，擎在手內，放一小杯酒，便吃鞋盃耍子。女人酒濃意軟，只有他，方才搗入深深處，如魚得水，緊纏不休，誰肯大意放走？

情願在他手上，驚濤駭浪中死去。

——只是，心底當有一個人。

愛煞這個人。

恨煞這個人。

經歷一番風雨，死的死，走的走。他本發孟州牢城充軍，聽見太子立東宮，放郊天下大赦，便遇赦回來。寂寞的女人，忽然有一日重逢上了，她是她最初最初的一塊心頭肉，此刻，原本他仍是要娶自己的。日子相隔得久，他在外，出落得更威武長大，舊心

真不改？

武松托了王婆來說項，女人心下暗思：

「這段因緣，到底還是落在他手裏！」

就在那天晚上，王婆領了，戴着新髻髻，身穿嫁衣裳，搭着蓋頭進門。

只見明亮亮點着燈燭，他哥哥武大的靈牌供奉在上面，先自有些疑忌……。

其他的，都記不得了。誰料男人一變臉，一聲「淫婦」，便揪着她，自香爐內撈了一把香灰，塞在她口中，叫將不出。女人待要掙扎，他用油靴踢她肋肢，用兩隻腳踏住胳膊，一面攤開胸脯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刀子一剗白馥馥心窩，成了個血窟窿，鮮血直冒，女人星眸半閃，雙脚只顧蹬踏。

武松口噙刀子，雙手幹開那洞洞，「撲訖」一聲，把心肝五臟生扯下來，血漉漉供養在靈前。

這還不止，快刀一下，便割下頭來，血流滿地。

漢子端的好狠！

手起刀落，紅粉身亡。竟見鐵石心腸，不止踢頭過一旁，還把心肝五臟，用刀插在樓後屋簷下。

初更時分，他就掉頭走了。

女人七魄悠悠，三魂渺渺，望着自己的身子。亡年才三十二。好似初春大雪壓折金縷柳，臘月狂風吹毀玉梅花。嬌媚歸何處？芳魂落誰家？

金風淒淒，斜月朦朦的夜裏，她便也孤身上了路。

黃泉路。

四張男人的臉，一一出了場。如果不是因着這些男人，自己最終，也不過成了個尋常妻小，清茶淡飯，無風無浪地頤養天年。

怎堪身為衆用，末了死於非命？一腔都是火。被害被坑被殺，也不過是男人吧。

到底慘死，尙要背負一個「千古第一淫婦」之惡名，生生世世，無力平息。

恨意把她的眼睛燒紅。

是有一句話得罪了她，「千古第一淫婦」。女人細白的牙齒狠咬住薄唇，唇上一痕

失血的青。不要絕望，不要含冤。要靠自己的力量，把坑害過自己的男人，一個一個揪出來算賬！

她不肯忘却前塵：「我要報仇！」

這軀忘茶湯，不喝了！

她把孟婆遞上來的另兩杯，揮手一撥，杯子翻了，茶湯瀉了，女人奮力推開趕路的人羣，不管身後急喚，拚盡一身力氣，奔往紅水滾滾的轉輪臺。

孟婆猶在驚叫：

「潘金蓮！潘金蓮！別要如此！你一定生悔！」

一個報仇心切的女人，義無反顧地奔逃，半個字兒也聽不見。

快！

前面便是轉輪臺。

臺上呈八卦形狀，內有一圈爲太極，中有六個孔道，供「六道輪迴」。

女人走呀走，隨着難喻的因緣，一縱身，投入其中一道。

六道中，有公侯將相、士農工商、亦有胎、卵、濕、化。多按功過分別成形。

水車滾動，赤河洶湧。趕忙亂竄的人，各自尋找有利位置，來世投個好胎，別要重過今生渾噩。每個亡魂，都帶着希望輪迴去了。

精血靈性，附於一點，十月懷胎，時辰到了，便由轉輪臺，衝出紫河車。血水直流，茫然墮地，驚醒一看，又到陽間了，忍不住哇哇一喊，重拾新生。

潘金蓮受傷的心，又開始隱隱作痛。

此去只知要遂了心願，然而前途吉凶未卜，不免有點忐忑。

這個小腳的女人，到底投入誰家戶？

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，那是單玉蓮的大日子。

她如同其他八至十歲的小女孩一般，興致勃勃地試新鞋。

那雙鞋，粉紅色軟緞，緊裹腳兒如一個細細的繭。腳兒伸將進去了，便也動彈不得，因為在鞋子頂端，有塊方正的木。前無去路，後有追兵。

末了還得用根長長的帶子，纏呀纏，纏上了足踝，打個蝴蝶結，拉索一下兩下，方

算大功告成。

單玉蓮方專心致志幹好這生平頭一遭的大事，眯着眼抿着嘴。忽地，眼前的一雙腳赫然扭曲疊小，緞帶變了白布條，小女孩吃了一驚。纏緊一些，再緊一些……，不，揉揉眼睛，那還是她心愛的芭蕾舞鞋。

她坐在上海芭蕾舞學院排練室的松木地板上，日光很柔和，近乎黧白。四壁都髹上深棕顏色，連扶把也是。扶把上，已有穿黑色緊身小舞衣的女孩，急不及待地把腿擱上去控着。腳尖蹦得很直，直指上青天。

每個人都習慣她們底新鞋子。

單玉蓮左端詳，右端詳，她的手，不知如何，便妙曼多姿起來了。小指頭不覺翹起，如同蘭花。摩挲着鞋，童稚的聲音，哼起一首她從來沒聽過沒學過沒唱過的山東小調：——

「三寸金蓮，

俏生生羅襪下，

紅雲染就相思卦。

因緣錯配，

鸞鳳怎對烏鴉？

奴愛風流瀟灑，

雨態雲踪意不差，

背夫與你偷情，

簾兒私下。

你戀煙花，

不來我家，

奴眉兒淡淡教誰畫？」

八歲的小女孩，眼神竟夢幻惘然，是當局者迷，簡直無法自控。唧唧哼唧當兒，她的小朋友好生奇怪，一拍她的肩頭：

「單玉蓮，你哼的什麼反動歌曲？」

「沒有呀。」

望望自己穿好了的舞鞋，一躍而起，小腳咚咚咚的學步。她感覺到，對了，人跟地面，是隔了一層呀。才幾步，就不穩當了，非得馬上踏實過來。咦，學了不少日子，一旦分配得一雙鞋，便連路也不會走。

老師來了。

她穿一件白色高領的毛衣，外面是一套寶藍的套裝。每一個老師，都是這副模樣，你從來分不出，她是教舞蹈，抑或上政治課。

老師着所有小女孩圍成半圈兒，雙腿自膀部分張，平放地板，腳底心互抵，輕輕地把腿下壓，練習分膀動作。由輕至重，腰得挺直，整個人煞有介事。

老師說：

「糖甜不如蜜，棉暖不如皮。爹娘恩情重，比不上毛主席！」

老師又教她們欣賞芭蕾：

「芭蕾已有四百年的歷史了，它的形式是多樣的，而且可以繼續發展，並沒有止

境。舞規是不可以任意修改的，比如說，那天就教過你們，「腳」的姿勢有所謂「五種基本位置」，三四百年來，都沒有人懷疑過。今天，我要讓大家學習的，就是：——芭蕾縱是不變的文藝，不過，文藝是要為革命服務的。「文化大革命」開始了，熊熊的烈火，也燃亮了我們舞蹈界的心，從今天起，反動的歌舞，都得打倒。在毛主席的堅決支持下，在江青同志的認真倡導下，我們開始排練革命樣板舞劇……」

鋼琴在一旁伴奏，叮叮咚咚的流瀉出激情的樂韻。小女孩們，似懂非懂，不知就裡。抬眼一看窗外，忽責起冲天烈焰。

紅衛兵又來了。

這已經是第二十七天。

「我們要破四舊、立四新！」

「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都要反對！」

「革命烈火熊熊燃燒！」

「打倒牛鬼蛇神！」